

懷

往

事

念

故

人

田炯錦

季節轉變的時候，人們每多感觸，尤以春秋爲甚。故過去詩人們傷春悲秋佳作特多。我不能爲詩，但每逢秋季來臨，葉落草黃之際，常不能自禁的懷往事，念故人。臺灣一年四季氣候都是溫暖和煦，沒有寒外草衰，無邊木落的慘怛景象，但仍呈現風急天高，蘆白草黃的秋日氣氛。我每逢秋季的季節來到時，尤其懷念兩個親友，

李含章、張維。

李含章請少年的我點主

李含章先生是甘肅慶陽人，和我同縣。他是我大堂兄的岳丈，大我二十幾歲。幼時常聽家人說：李先生是一個過目不忘，聰穎絕頂的人。幼年喪父，其祖父送他到本鄉一個私塾讀書。因他非常聰明，塾師每日教的書，他用很短的時間，即可讀熟。剩餘的時間覺得無聊，乃漸染上賭博惡習。他祖父知曉後大怒，命其停學，禁閉家中數年，不許出門。他乃在家自己閱讀，對古文，通史，四書，五經等逐漸能够瞭解。十九歲考取

秀才。其祖父去世後，他竟變成一個循禮守分的人。不求功名，不與官廳中人往來，長年閉戶讀書，而從不以作品示人。祇在我伯父去世時，他來弔唁，甚爲哀慟；有祭文一篇，及嘯詩數首。我那時尚年幼，聽說文情並茂，爲人驚佩。以他的天分穎敏，若有好的讀書環境，當不難在學問上有很大的成就。不幸我們的家鄉彼時完全爲農村社會，交通梗阻，書舖很少，故缺乏可讀的書。曾記得少時讀蘇東坡一論文，說在他的故鄉，彼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，以形容求學之不易。我們的家鄉在距蘇氏約千年後，尚有同樣的困難，是以雖有上乘天分，不能有所成就，實感可惜。

我八、九歲時，伯父由慶陽府書院還鄉，設塾教學。李乃常來我家，切磋學問。聽他和伯父談話，隨便能將古經史整段的背誦，甚至三國演義上的詩，他亦能信口述說，始信他真有過目不忘的才能。但我每逢秋季常想念他，非僅因欽佩珍惜他過人的天分，與守正不阿的操守，而更由

於曾對他有過一個諾言，未能履行。十三年夏，我因準備赴美國求學，回家暫住，曾抽暇到他家探望。多年不見，和他談敘至深夜。始知其對經史熟悉而有見地，對當時內戰局勢甚感悲觀，而惟求潔身自好。實係一隱逸之士。我說他精神很好，他說「不行了，恐怕快了」，意思是他快要去世。果然我別他不滿一月，他即病逝。因當時吳佩孚失敗，河南正在混戰，我無法東下，乃依習俗於其逝世之第三日，前往弔祭。其家人云：將於其百日後安葬，他遺言安葬時請我爲他點主。我當時聽了很感驚奇，因點主爲我們家鄉的一種很隆重的典禮，通常請年高位尊的人爲之。行葬禮時，如請有點主的人，必同時請四個到八個有功名的人作禮賓，站立兩旁，上座爲死者神主及點主官，舉行多項禮儀節目。雖民國成立十餘年後，點主者仍穿清朝官服。因爲一則我祇有二十幾歲，再則我不是清朝的官，不願穿其官服，三則一俟東路能够通行，我即將離鄉遠行，故表示不敢應允。其家人咸謂遺言並未說要穿官服，

如屆時我仍未遠行，極望爲之點主，以慰其在天之靈。陰曆年後，因陝東豫西戰事仍在進行，我焦急的不能再等待，擬先至西安，再相機東下。剛準備好，忽然李先生次子來舍下，言半月後其父將安葬，務祈我去點主。我告以翌日即起程赴西安，實在無法分身。他仍堅邀，我乃請其歸告姻伯母，我因要赴美求學，實在不能再行耽擱，內心至感抱歉。他年留學歸來後，必親往其墳塋祭奠，以減歉疚。

我留美五年，對這一諾言，迄牢記在心。十九年返國，逕往瀋陽東北大學教課，未能還鄉。二十年監察院任職，因院初成立，忙於研訂一切法規，于右老力挽暫緩告假返里。二十三年夏，右老告我不久當可有同甘機會，但迄未實現。二十五年春，同甘任教育廳長，因省府催速到職，乃乘飛機前往，無法回鄉。直至二十七年二月交卸後，始返里停留數日。欲往李家庄祭奠李姻伯，親戚咸謂慶陽東北各地，均爲共匪盤據，距李家庄不到十里，夜間常有匪徒騷擾，萬不可前往。李家諸弟兄來看我者，亦言太危險，婉言勸我暫緩前去。

那一次機會錯過後，今又三十二年。我和李先生最後見面爲十月下旬，故每逢秋季，我總想起對一個素所敬重的鄉前輩，許下諾言，未能實踐，內心常感愧疚。當年面告李家姻弟：他年還鄉，當往姻伯墳上祭奠的時候，我尙爲青年。今年已古稀，猶未能將當日諾言兌現，不僅內心愧怍，亦實感得焦急。故每至秋季，常想起他的音容言論。

張維勤學苦讀朝氣蓬勃

張維先生號鴻汀，甘肅臨洮縣人。他比我大九歲，但其在社會服務，較我早十幾年，我在北京大學三年級時，他已作甘肅省議會議長。但那時我們還未見面，對他的過去情形，亦不清楚。民國十一年直奉戰爭，奉系失敗，黎元洪復任總統時，有一個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甘肅人張樹回到蘭州。他有一個同學在甘督陸洪濤部任要職，素有嫌隙，告陸謂張爲革命份子，將圖不利於陸。陸是一個老實人，乃將張扣押。甘肅青年們大爲不平，籲請在京同鄉營救。乃尚未來得及向政府申請，張已被害，於是聯名向黎總統控告。正在這個時候，甘肅成立議會，不滿陸督殘害張樹的議員們，擬舉一姓丁的任議長，而陸則支持張維。在進行選舉前，甘肅旅京同鄉集會，電請省議員舉丁，但選舉結果，張維獲勝。留京青年學生聯名攻擊親陸的幾個同鄉，張維之名亦被列在內。我當時尙在北大求學，且主辦新隴週刊，除署名外，曾對張樹被殺事，迭次爲文攻擊陸氏以及擁護他的主要人員。

十三年夏，我因考取甘肅公費留美，須回蘭州領取學費及旅費。回到家鄉慶陽時，許多親友以爲我在京爲文批評甘肅當道及其左右，而陸督現又兼任省長，如赴蘭州，恐將遭受報復。我自問從未挾私見攻擊當道，且赴美留學對我關係甚大，絕不願畏禍終止。乃於是年七月前往蘭州。抵蘭後，住在一個北大老同學王某處。與他詳談本省政情，方悉陸洪濤是一個老實而庸碌的人，

他之殺害張樹，實由張之某同學挾嫌挑撥，與張鴻汀先生無干。鴻汀先生任省議會議長以來，建議省府爲地方作了許多事。其爲人勤奮好學，除處理公務外，每日抽暇研讀。他彼時祇有三十五歲，實本省最有希望的人。以後與許多熟人談及時，並未遭受留難，不到一星期即全部發給。離蘭州前，王陪我去看鴻汀，他對我許多勗勉。在舊社會中，他的朝氣蓬勃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二十五年三月，我因被任命爲甘肅教育廳廳長，鴻汀先生任省政府委員，同事二年。對其作人處事勤學，更爲瞭解欽佩。他曾對我詳談在陸洪濤主持甘肅軍政，他任省議會議長時之往事，他認爲陸的才具雖有限，但尙能虛心接納地方人士的意見。若受不善者的影響，可能作出有害地方的事；若受公正人士的影響，亦可能對地方作些有益的事。是以當時他認爲想要給桑梓謀福利的人，應該與他合作，藉其力量推動教育與建設。因甘肅經濟落後，人才缺乏，他曾建議陸多送些公費生到國內辦理較好的學校及國外去留學，並盡力發展交通水利。陸誠懇的表示接納，且有些事項業已籌劃辦理。惜政局變動，國民軍入甘，遂致一切停頓。我聽他說這些往事，回想民國十一年我們在北平的一些青年們，因憤恨陸洪濤冤殺了一個有爲的學軍事的人，而遷怒鴻汀先生和在一些省政方面與陸合作的士紳們，實在是有些過於衝動。

不堪其辱縱身自沉黃河水

在省府共事兩年，鴻汀先生在會議時知無不言，有時且爭辯的面紅耳赤；但所爭者爲公，過後與大家私人相處，都很融洽。雙十二事變時，省府主席、秘書長、以及其他三個廳長，相繼離開甘肅，祇留我和兩個省府委員張維、喇世俊在職。當代行主席的省府周秘書長稱病離任時，請我代行；我以責任重大，未敢接受。約同張喇二省委，與周商談。決定我與張喇二人共同暫行維持省務，以待中央派新的主席來甘。但過了五天，調職而尚未交卸之學忠主席，由江蘇淮陰來電，派我代行主席職務。我約張喇兩省委商量，由我回電于主席，陳明省府事當由我們三人共同暫行負責。張喇乃力勸我接受于的電令，他二人當盡力協助。在我代行期間，省府公文雖由我簽發，但一切需要考慮的事項，均由我約他們二人研商。鴻汀先生幾乎每日前來省府，所有對外的要文稿，他都細閱，且常提出很妥的意見。我們在動亂時期，能將省政維持了近兩月，沒有失誤，張喇二先生確盡力不少。

三十四年秋，我因爲在平涼逗留月餘。十月初抵蘭州，等候飛機返渝。有一天鴻汀先生約我一個人在他家餐敘，彼時他任省參議會議長。他說：「近來因將成立省議會，黨方欲推我競選議長，但某方面亦積極作競選活動。近來傳說爲求勝利，他們決請你出而競選。我們是老同事老朋友，彼此都很瞭解，你若願回甘任議長，我當放棄競選，來支持你，若不願爲，我當進行競選。我相信我們無論誰出來競選，都是想爲地方作些事。你比我年輕，而又學識淵博，若肯回來任議長，

比我更妥」。他問我的話，確是事出有因。我離渝回平涼前，老友李君接某方面來信，囑其勸我競選議長。以爲鴻汀先生任參議會議長有年，力量甚大，祇有約我出來與之競選，則獲勝較有把握。我告以：一則鴻汀當年出任參議會議長，由我盡力推轂。今成立正式省議會，而我出而與他競選，有傷友誼。二則鴻汀已任參議會議長有年，在地方很孚人望，我即不願友誼之競爭，亦恐無獲勝把握。李謂某方面的力量，與鴻汀相差有限，聞已得一些有力人員支持，如由我候選，頗有勝利希望。我告以現在監察院工作很忙，于院長右公交我研辦的事項甚多，我犯不上回去與老朋友爭地位。且議會爲監督施政機關，若受有力人員支持當選，恐以後行使職權，諸多不便。我回到平涼後，某方面有人過平勸我競選，我亦婉言辭謝。故我當時告鴻汀先生，我絕不參加競選，俟有飛機，當即回渝供職。

當年決定不參加競選議長，祇是覺得我不應該在故鄉與朋友們競爭。孰料鴻汀先生當選後，因職責關係，不肯輕離崗位。三十八年關中淪陷後，東下交通斷絕。蘭州危急時，他與在蘭許多高級人員，倉皇奔往青海，欲搭乘飛機，而未能配得座位。年富力強的幾位翻越祁連山，跑到酒泉，搭機飛渝轉臺。鴻汀年高體胖，不良於行。不得已又返蘭州。不堪受匪之污辱，未多日即投黃河自盡。他生前雖身任議長及黨部主任委員，工作繁忙；但每日抽暇赴蘭山圖書館讀書寫作，甚少間斷。他有鉅著甘肅省通誌，隨右金石錄等，惜因乏款未能付印，實爲研究西北文化方面之

大損失。回想當年我若答允競選議長，鴻汀先生或不至身陷匪區，以致不堪受其污辱，而投河喪生。因此每逢深秋天高草黃的時候，回想往事，深爲鴻汀先生悲！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

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特價貳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，姓名附郵票貳拾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參元）

思想方法

秀河著

每冊新臺幣拾伍元

梁子衡先生爲著名專欄作家，筆名秀河，本書係選自其爲香港華僑日報所寫之專欄百餘篇，思路精闢，寓意深刻，文字老練，內容精彩。

三民書局印行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77號